

美中選政治獻金失控 逼民生議題「靠邊站」

企業捐款破紀錄 較2024年總統大選支出高40%

美國中期選舉將於11月3日舉行，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失利的民主黨，希望在這次選舉重奪眾議院和參議院控制權，兩黨競爭相當激烈。據美國非牟利進步消費者權益倡導組織和智庫「公共公民」數據，美國企業投入政治活動的金額正大幅攀升。自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的18個月間，企業向中期選舉有關的美國政治競選活動的捐款已達6.46億美元（約50.7億港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較2024年總統大選整個競選周期的企業捐款支出總額高出40%。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藝禾

美國政治競選活動中的資金來源渠道複雜多樣，主要由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附屬PAC和「暗錢」非牟利組織組成。其中，超級PAC可接受無限資金，但依法不能直接捐款給候選人或為候選人協調競選活動。不過，相關組織可自行支付政治廣告、組織選民動員及贊助競選集會，故仍能對選舉結果產生重大影響。而「暗錢」組織同樣會資助競選活動，但不必公開捐款者身份，也不必揭露在州級選舉中的總支出。本輪中選已進入最後兩個月，這類隱藏的捐款數額料將進一步推高實際政治獻金總額。

自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競選活動的捐款與支出限制後，企業政治支出便持續飆升。當時最高法院允許企業與個人，向獨立政治團體提供不受限制的巨額資金。此後企業向美國選舉投入的資金已達17億美元（約133.3億港元），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在本次選舉周期中投入。

新一代科技巨頭湧入政治戰場

據路透社報道，推動這波支出激增的企業包括製造業企業「科氏工業集團」，以及網上體育博彩平台等新企業。分析稱，隨著加密貨幣、人工智能（AI）及網上博彩等新興產業面臨愈來愈嚴格的監管審查，這些產業的企業與新一代科技巨頭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湧入政治戰場，大舉投入資金扶植友善候選人，並向支持嚴格監管的政客施壓。除企業資金外，科企富豪本人也可直接投入巨額資金。太空科技探索公司（SpaceX）總裁馬斯克今年已為中選投入逾9,000萬美元（約7.1億港元），Alphabet共同創辦人布林則已在加州投入逾1.06億美元（約8.3億港元），反對擬議中的財富稅及其他州級政策。

「公共公民」是由美國律師及政治人物納德爾於1971年創立的消費者倡議組織，長期反對企業資金介入選舉。該機構旨在通過分析聯邦選舉委員會（FEC）的申報資料，人工篩選出企業實體捐款。「公共公民」研究主任克萊普認為，企業資金大舉湧入的速度應被視為警號。他警告：「少數特定產業的大量政治資金，將放大特殊利益團體的影響力，讓加密貨幣監管、AI規範、數據中心能源需求，以及網上博彩監督等議題，擠佔原本應屬於油價、食品價格和醫療保健等民生議題的政治空間。當企業資金淹沒政治討論時，真正受到民眾關切的議題就會被壓縮，例如國會或投入過多時間討論加密貨幣的特殊監管問題，但一般選民其實更關心如何買到更便宜的食品雜貨。」克萊普呼籲必須設法控制這種情況。



香港文匯報AI製圖



▲少數特定產業的大量政治資金，將放大特殊利益團體的影響力，擠壓民生議題的政治空間。圖為長者拄拐杖投票。資料圖片

英偉達將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 「課金」影響選舉結果

據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報道，美國人工智能（AI）芯片業巨頭英偉達（Nvidia）將成立一個由員工出資組建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以提升其對美國政策制定的影響力。消息人士透露，該組織或被命名為NVPAC。

據報美國企業經常成立聯邦PAC，向那些與公司政策目標立場一致的政策候選人提供捐款。英偉達成立這個委員會，即意味着將加入Meta和Google等科企的行列，投入資金以影響選舉結果。不過，英偉達高層此前已向政治團體及競選活動提供過捐



● 英偉達將成立一個由員工出資組建的政治行動委員會。資料圖片

美高院廢除限資令

美國最高法院6月30日推翻聯邦法律對政黨與候選人協調競選開支的限制，意味着政黨未來可不受金額上限約束，與候選人共同規劃並協調投入競選廣告等的支出。

依照舊制，美國全國政黨委員會雖可替候選人支付競選費用，但設有金額上限，眾議院候選人約13萬美元（約192萬港元），參議院候選人則略高於400萬美元（約3,136.3萬港元）。最高法院此次裁定這類限制缺乏憲法依據，侵犯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應予以廢除。

撰寫多數意見的大法官卡瓦諾表示，政黨在美國「民主」制度中扮演要角，協調支出限制是妨礙政黨通過廣告等傳統方式支持候選人，也增加競選成

本，削弱政黨發揮功能的能力。他認為，政黨與候選人之間的協調本就是正常政治活動，不應受過多限制。

反對者則援引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數通過「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的裁決，該裁決認定《兩黨競選改革法》中限制企業、工會等組織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獨立政治宣傳的條款，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

反對者指出，今次裁決延續了該裁決「擴大金錢對政治影響力」的路線，此後富裕金主僅需向政黨捐出遠高於個人捐款上限的資金，即可間接資助特定候選人，令國會原本為防止金錢影響政治的制度瓦解，增加金錢介入政治及利益交換的風險。

金主更易左右政策

本，削弱政黨發揮功能的能力。他認為，政黨與候選人之間的協調本就是正常政治活動，不應受過多限制。

反對者則援引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數通過「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的裁決，該裁決認定《兩黨競選改革法》中限制企業、工會等組織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獨立政治宣傳的條款，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

反對者指出，今次裁決延續了該裁決「擴大金錢對政治影響力」的路線，此後富裕金主僅需向政黨捐出遠高於個人捐款上限的資金，即可間接資助特定候選人，令國會原本為防止金錢影響政治的制度瓦解，增加金錢介入政治及利益交換的風險。

科技巨頭憂成「清算目標」 暗砸巨資予民主黨

美國中期選舉臨近，民主黨僅需多取少數議席，即可重奪眾議院控制權，令曾與共和黨籍總統特朗普關係密切的科技巨頭們如坐針氈，他們正暗中投入數千萬美元，修補與民主黨的關係，避免民主黨一旦重奪眾院，他們將成為「清算目標」。

分析稱，眾院少數黨領袖傑弗里斯有望在民主黨重掌眾院後出任議長，而他已公開放話，稱民主黨正聚焦於降低民眾生活負擔和追究企業責任。

若民主黨重新控制眾院 或發動調查

硅谷政治捐款顧問泰波伊表示，若民主黨重新控制眾院，或會發動調查，要求企業提供資料、出席國會聽證，甚至被發傳票調查。他警告若情況成真，「明年科企們會徹底陷入困境，除非今年就想辦法處理好與民主黨的關係並彌補過失，否則屆時付出的代價會高得多。」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民主黨可能鎖定的對象，包括曾大筆捐款給特朗普或其相關計劃的企業，以及與特朗普家族成員或高級幕僚子女有關聯的企業。華盛頓律師與游說者透露，他們的企業客戶正密集詢問「我們有哪些弱點？」

報道稱，Meta先前曾向白宮宴會廳興建計劃，以及共和黨相關倡議捐出數千萬美元，近期則轉向民主黨投入大筆政治資金，以修補關係。而包括亞馬遜、雪佛龍、輝瑞等大型企業高層，則於近期參加美國商會舉辦的研討會，主題正是「因應潛在的國會監督與調查」。

「一人一票」大追問——自由選擇還是「資本篩選」？

郭燁

匯眼天下

美國企業利用政治獻金影響政策，從來不是新鮮事。富豪出錢支持候選人、企業透過政治行動委員會下注，選後再游說議員，早已是美式金錢政治的日常。到了今屆中期選舉，這套運作模式正進一步變得行業化、規模化和前置化：特殊利益愈來愈以整個行業為單位，有系統地篩選、扶植一批對自身政策友善的政治人物。

這種變化在人工智能、加密貨幣、網上博彩等新興產業尤其明顯，但重點不是哪個行業最積極，而是它們展示出一套任何有足夠資金的利益集團都可複製的模式。過去企業或富豪較多圍繞個別候選人下注；如今愈來愈多行業建立專門政治組織，跨州、跨選區，甚至跨越民主、共和兩黨初選，逐步

建立一支符合自身利益的議員團隊。

企業出錢因此不只是試圖影響政策，更是在有系統地扶植一批對自身利益友善的政界人物，將政治影響由政策制定「後端」進一步推到選舉「前端」。候選人尚未通過黨內初選，資本已可透過巨額廣告和外國資源，影響誰得到足夠曝光、誰能撐過初選、誰最終有機會出現在選民面前。

這並非全新現象。自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在「聯合公民案」中放寬企業獨立政治支出的限制後，類似做法早已存在。真正不同的是，原本較多圍繞個別候選人的操作，正發展成跨選區、可複製的行業政治工程。整個行業可同時塑造一批政見與主張南轅北轍、但對行業友善的政治人物，令金錢對選舉

的影響更有組織、更具持續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企業真正關心的政策，與選民看到的就選議題，可以完全是兩回事。一個行業支持某名候選人，真正考慮的可能是人工智能監管、數據中心審批或加密貨幣規則；而面向選民的廣告，卻可以大談移民、治安、醫療甚至文化議題。企業無需說服選民接受自身產業政策，只需利用當區選民最關心的議題，協助一名在真正政策問題上符合自身利益的候選人勝出。

再加上「暗錢」、臨近投票才成立的政治組織、空殼公司和延遲披露等操作，資金來源、真正利益和廣告內容之間的距離便愈拉愈遠。選民看到的可能是一則民生或社會議題廣告，背後真正推動資金

入場的，卻是某個與廣告議題無關的產業對監管政策的利益考量；甚至連誰真正出錢，也未必能在投票前看清。

美國選舉形式上仍然是一人一票，但政治競爭從來不只發生在投票日。誰得到足夠曝光、哪些議題被不斷放大、哪些候選人最終成為「可以選的人」，都可能早已受到巨額資金影響。普通選民握有的是最後一票，企業與利益集團卻可更早一步，參與塑造這一票究竟有哪些選擇。

因此今屆中選暴露的不是一套全新的金錢政治，而是舊有制度進一步成熟的結果：企業影響力由選後游說，前移至候選人篩選和議題塑造；由個別金主下注，發展為行業化、規模化的政治工程。當特殊利益可以在選票形成之前，先影響誰能站在選民面前，美式民主所謂「一人一票」背後，便多了一層更值得追問的問題：選民作出的究竟是自由選擇，還是在資本早已篩選過的選項之中作選擇？